

华夏作家文丛

深夜涛声紧

沈士钧 著



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

华夏作家文丛

1247.5
843

101998

深夜涛声紧

沈士钧 著



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深夜涛声紧/沈士钧 著.-北京：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，2003.5

(华夏作家文丛)

ISBN 7-5043-4010-3

I. 深… II. 沈… III. 文学-综合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G4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3) 第018286号

深夜涛声紧

作 者：	沈士钧
责任编辑：	刘跃钊
装帧设计：	李贵芳
出版发行：	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
社 址：	北京复外大街2号 (邮政编码 100866)
经 销：	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：	北京图文印刷厂
开 本：	850×1168毫米 1/32
字 数：	180千
印 张：	8印张
印 数：	0001-2000册
版 次：	2003年7月北京第1版
印 次：	2003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书 号：	ISBN 7-5043-4010-3/G·1611
定 价：	13.6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序　　言

我是个晚期青光眼症患者，只有一点点光。但我利用这一点余光，坚持笔耕不止。十多年来，写了不少文字，最近，我又完成了这部书稿，《华夏作家文丛》编委会认为这部小说“情感真挚、情节生动、人物鲜明、文笔流畅，是一部较为优秀的文学作品。”现已列入这套“文丛”，由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出版。

这自然是一件喜事，但我笑不出来，因为我恨，恨自己，恨自己当初太疏忽，致使自己的眼病发展到如此地步，如今连一点字影都看不见了。这给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不说；给家人增添了无穷的麻烦和痛苦，也不说；单说我自己想看点书，学点知识，也不行；想动动笔写点东西，比在“蜀道”上爬行，“上青天”还要“难”，每写一段文字，总要在脑子里反复记，反复背，稍不留神，觉得不行，就要重写，只能重写，不能在原句上添添减减，修修改改，所以，短短的几行文字，常常重复写好几遍。这种痛苦的滋味明眼人是无法体会得到的。这怪谁呢？谁也不怪，只怪自己，怪自己太疏忽了。因此我在《中华当代散文大观》中写了一篇题为《疏忽无言》的文章，我说：“疏忽，使明亮的眼睛变模糊；疏忽，使幸福的家庭蒙上阴影；疏忽，使快乐变成忧愁；疏忽，使幸福变成灾难；疏忽，使人蒙受冤枉；疏忽，使胜利变成失败；疏忽，使理想变成泡

影；疏忽，是一种犯罪；疏忽，更比故意危险，因为故意可以权衡轻重利弊，而疏忽却在不知不觉中犯下了罪！”所以，我在这里重复一下，愿我的读者朋友们，在任何情况下，任何时候千万要记住：不要疏忽！

最后，让我在这里向所有帮助过我、鼓励过我、关心过我的朋友和天天为我读书读报、时时照顾着我的老伴表示深深的谢意。

沈士钧
二〇〇三年四月二日

目 录

一

1	(1)
2	(5)
3	(7)
4	(11)
5	(15)
6	(18)
7	(20)
8	(24)

二

9	(27)
10	(29)
11	(33)
12	(37)
13	(40)
14	(43)

15	(46)
----	-------	------

三

16	(49)
17	(52)
18	(55)
19	(58)
20	(61)
21	(64)
22	(67)
23	(70)
24	(73)
25	(75)
26	(78)
27	(81)
28	(83)
29	(86)

四

30	(89)
31	(91)
32	(93)
33	(95)
34	(97)
35	(99)
36	(102)

37	(105)
38	(107)
39	(109)
40	(111)
41	(114)
42	(116)
43	(119)
44	(121)
45	(123)
46	(126)
47	(129)
48	(132)
49	(134)
50	(136)
51	(139)

五

52	(142)
53	(144)
54	(147)
55	(150)
56	(153)
57	(155)
58	(158)
59	(161)
60	(164)
61	(167)

62	(170)
63	(173)
64	(176)
65	(179)
66	(182)
67	(185)
68	(188)
69	(191)
70	(194)
71	(197)

六

72	(200)
73	(203)
74	(206)
75	(209)
76	(212)
77	(215)
78	(218)
79	(221)
80	(224)
81	(227)
82	(230)
83	(232)
84	(236)
85	(239)
86	(242)

87 (245)

七

88 (249)

—
1

陈荣下了车，一踏上故乡的大地，就有一种特殊的感觉。几十年了，只从两个表妹的来信中知道家乡的变化，但毕竟是书面上的描绘，说得再好听，形容得再漂亮，总不如眼见为好。他随着下车的人流往前走，他记得脚下的这条路，原是狭狭的，只能容两个人并排走，要是对面来了一辆小板车，或是别的什么车，这两个人必须侧身站到路旁去；如果是几天不下雨，路上的泥尘被风一吹，让人睁不开眼睛；如果下了雨，到处是积水，路上的行人，不是把自己的裤脚溅满了泥浆，就是把旁人的裤脚溅上泥浆水，所以有人就骂它是一条阎王路。今天他走的却是一条宽阔、光亮的水泥路，两旁有高高的洋楼，底层有经营各种各样商品的店铺，再也看不到别的什么了。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，络绎不绝；两旁人行道上，都是来往的穿红着绿的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。这条路一直延伸到泾河镇的老街，大约有两公里的路程。他走到老街看看，老街也大变样了，街道不仅拓宽，而且十分整洁，店面一个接一个，十分俨然。不时地里面传出各种优美的乐曲声，使人陶醉，叫人振奋。原来的那个十字街口，现已扩展成一个圆形的广场，中间有各色鲜花，四周安放着石条凳，供人休憩。他看着，心里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：“变化真大啊！”

陈荣这次回故乡，主要是因为他家的老屋要拆迁，遇到了一点与人家纠葛的事要亲自处理，同时也想见见多年不见的乡亲，特别是两个从小在一起长大、一起读书的表妹，她们常常去信催他回来，只是苦于工作忙，抽不出时间来，今年他刚退休，时间属于自己的了，便一个人回来了。他动身前，电话告诉两个表妹，说要来，却没有说明动身的确切日期，所以，她们无法知道何时到车站去接他，这就把她们害苦了，害得她们每天去等，但总是扑空回家。现在他站在十字街口，看看四周，见不到认识的人，正想往北街上走，对面却来了一个头发斑白的老妇人，不等他认出来，她就跑上前来喊他了，“哎哟，荣哥，我终于等到你了。”她就是他的姑表妹陈红。

兄妹相见，格外亲热，二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千言万语不知从哪里说起，过了好久才同时说出同样的一句话：“哥哥（妹妹），你真老了。”说着，二人并排着向北街走去。

北街也拓宽过，两边的店铺后面，全是一幢幢崭新的高楼大厦。陈荣边走边听表妹的叙述，边观看着这“非”字形的街道两旁的楼房，心中不禁想起了“安得广厦千万间”的诗句。他心中说：“要是这位古人活到今天，一定会很欣慰的。”

他表妹越说越滔滔不绝，不觉就到了街的尽头。街的顶头仍然是零零落落、高高矮矮的老房。他表妹告诉他，两边的一大片旧房今年年内全部拆完，明年开春动工兴建一个片区；以这条路为界，东边的这一大片旧房，暂时还不动。有人说，最近又有一个开发商想动这一片的脑筋，这样爱华的娘家也可住新楼了。

他表妹说的爱华，是他表妹的媳妇，是他姨表妹李芬芬的女儿。因为陈红表妹家是在这些旧房的西南角，跟他家老屋相距不远，都属这次动迁的对象，而潘家、爱华的娘家在东边这些旧房的东北角，这次拆迁轮不到他们。

他们边说边走，不觉多久就到了家。陈荣的表妹一进门，就忙

着端凳、倒茶、煮饭、炒菜，忙个不停。

陈荣见他表妹这样忙着，就坐在灶间里跟表妹继续说话。他知道表妹的女儿、女婿、外孙一家人住在很远的地方，一般不回家。他表妹说：“中午只有孙女儿敏敏回来吃，到晚上儿子回家吃，媳妇因为在饭店工作，却回家吃。”

陈荣听了也就放心了，看表妹的家务不太重，也不太烦。

然而今天却出乎意料，爱华吃了中饭，很早就回家了。婆婆问原因，她却在房里不出来。儿子回来了，才问明白：她让老板解聘了。

遇到这样的事情，作为舅舅的他，也没有什么话好说，只不过问问情况，安慰安慰罢了。志才听了妻子的话，忍不住骂了一声粗话，对母亲说：“妈，舅舅远道而来，这顿晚饭你就不要忙了，我们到饭店里去吃。”

妈妈说：“好啊，你打个电话，叫你丈人、丈母也一起来。”

爱华听了自然也表示同意。但到哪一家饭店去吃，就发生了矛盾。丈夫要进爱华工作的爱民饭店，妻子坚决不答应，说：“我刚从这个饭店出来，你却带了全家到这个饭店里去请客，这不是成心让我难看吗？我不去！”丈夫说：“你不懂我的意思，正因为你被炒鱿鱼了，我才这样做，我要问问这个刘老板……”妻子打断了丈夫的话，说：“你要问自己去问，我是不去！”

一个要去，一个不去，二人争个不休，最后在三个老人的说服下，为了舅舅的面子，爱华勉强答应，一同走进了爱民饭店。

但是，他们正互相敬酒、互相祝贺，觥筹交错，兴致正高的时候，泾河小学的马老师来找她的学生张敏敏。敏敏被喊到旁边，马老师说：“张敏敏，我知道刘宏伟常跟你在一起，你们很要好，现在刘宏伟不知到哪里去了，你知道吗？”

张敏敏说：“我知道。马老师，我带你去找好吗？”

马老师说：“你吃吧，只要你告诉我他在哪里就行了。”

“我说不清，我带你去。”

“你还没有吃好呢。”

大家说：“找孩子要紧，敏敏，你就带马老师去找吧。”奶奶补充了一句：“我把你喜欢吃的菜带回家去，你回家去吃吧。”

“好的，那我走了。”

马老师带着敏敏走出了饭店，爱华看到老板刘祥生过来了，说：“自己的儿子失踪了，还在神气！”

刘老板听得真切，接着爱华的话说：“不要紧，他死不了！即使死了，死个把孩子有什么要紧！——嗳，请诸位多提出宝贵意见！”

刘老板转到别的桌上去后，张志才骂道：“提个屁，没心肝的！”

2

敏敏领着马老师出了饭店，在巷子里七转八转，拐了几个弯，来到了体育场，敏敏说：“他一定在那里。”

马老师问：“你们常到这里来玩是吗？”

敏敏说：“是的，宏伟在家里被阿姨打了就拉住丽丽和我到这里来，告诉我们他阿姨怎么骂他，怎么打他。马老师，你不知道，他阿姨可凶呢，他爸爸也怕她，真像只老虎。”

敏敏说到这里，发现月光下面，在树影中间，独自站着一个人，她高兴地喊起来：“宏伟，宏伟，马老师来了。”

敏敏的话音还在夜空中响着，那人影不见了。敏敏急了，一边飞快地追过去，一边喊：“宏伟宏伟，你别跑，别跑！”

马老师也跟着追，跟着喊。

敏敏眼睛尖早就看清了，那是宏伟的身影，向另一个方向跑去了。眼看距离越来越远了，敏敏急中生智，装着跌跤的样子，尖叫一声：“呀——”那叫声又响又尖。这一声尖叫果然有效，那人影停住了，过一会儿向这边移动了。敏敏坐在地上，“哎哟哎哟”地呻吟得越来越起劲，马老师以为敏敏真的摔伤了，跑上去扶她，不停地问她：“伤在哪里？伤得怎么样？要不要上医院？”

这时，那个人到了她们的跟前，马老师已经认出，他果然是刘

宏伟，便喊：“刘宏伟，你还不快点过来？”

刘宏伟叫了一声“马老师”，就走上前来。敏敏见刘宏伟过来了，突然站了起来，“哈哈哈”地大笑起来。

宏伟不开口，望望马老师，看看她。敏敏说：“宏伟，你一定骂我了吧！不过我不用这个计，今夜一定抓不住你。你知道吗，马老师为了找你，……”

刘宏伟不等敏敏说完，就向马老师道歉，他说：“马老师，对不起。”

敏敏问他：“是你阿姨又打你了吗？”

刘宏伟“哇”的一声哭了起来。这么晚了，老师还来寻找他，他把这位和蔼可亲的中年女教师当作了自己的母亲，差一点激动得扑到她的怀里。马老师连忙扶住他，帮他擦擦眼泪，要他不要哭，安慰他。但她不敢问他出走的原因，刚才敏敏已说过，他的阿姨太凶，她猜得出来，他的出走总有他的想法，他的理由。这是人家的家务事，外人不宜过问，只是他的阿姨赵芳问她，请她，她才打了好多电话问自己班上的同学，但都说没有见到刘宏伟，也不知道他的去向，她知道张敏敏可能知道，但电话没人接，到了她家有人告诉她，她家来了客人去饭店吃饭了，她知道敏敏的妈妈在爱民饭店工作，吃饭自然在那里，于是她就往那里去找。再说刘宏伟的爸爸是这家饭店的老板，虽说在电话里，赵芳告诉她，刘宏伟的爸爸也不知道儿子到哪里去了，她想，顺便问问刘宏伟的爸爸也好。所以就到那里去了。现在，人已找到把他送回去就行了。再说两个孩子都没有吃饭，肚子饿了，得快点让他们回家。于是她在街上买了几个包子给他们吃了，就一个一个地送回了家，她才放下心来。

3

马老师把敏敏送回家的时候，家里人都正坐在客堂里说话呢。看到敏敏回来了，大家都很高兴。马老师没有进屋就走了，她很忙，还有作业要批，再说她也没有吃晚饭，现在真觉得肚子饿了。

敏敏的奶奶见孙女儿回来了，就去热饭暖菜。一会儿就把饭菜端到客堂里的一张八仙桌上，一边叫敏敏吃，一边问敏敏：“你饿了吧？那孩子有没有找到？”

敏敏一边吃一边说：“不饿，马老师买了包子给我们吃。至于刘宏伟，马老师算找对人了，我出马还能找不到？”

敏敏的话说得大家都笑起来了。

她奶奶说：“这孩子说话多老，像老茄干嚼不烂。”

敏敏咽了一口饭，问：“奶奶，你还有什么问题要发问的吗？要问就问，过时就请别打扰了。”

她妈妈说：“小姑娘家，别这样油腔滑调！”

她父亲说：“你舅公公在旁边，你好意思吗？”

陈荣说：“不要紧，孩子么，就要顽皮一点。”

敏敏说：“你们听你们听，到底是大城市来的，舅公公的话最最最好，我爱听。舅公公呀，你多住几天，噢，一直不要走，给我多讲些大城市里的故事。”